

# 書評：柯嘉豪《器物的象徵》： 佛教打造的中國物質世界（一）

張晏菁

柯嘉豪教授為國際著名漢學家，一九九六—二〇〇五年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，探討中國佛教的僧傳傳統、物質文化等課題。一九九七年出版《The Eminent Monk: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

》，以《高僧傳》、《續高僧傳》和《宋高僧傳》為主要材料，研究中國中古時期僧人的內心世界，及僧人在當時社會的形象。《劍橋中國史》（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）第二卷「六朝」裡的「佛教」，即是柯嘉豪所撰寫。目前，作者已回到美國史丹佛大學宗教研究系任教，研究方向為中國佛教，關注佛教文化史。

## 壹、本書之形成與書寫主軸

本書的簡體版於二〇一五年出版，繁體版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初版，至今已有一三刷，可見書籍之暢銷。至

於譯文則沿用簡體版，版權頁中註明由北京時代墨客文化傳媒代理，上海中西書局授權使用。

作者自述本書緣起於研究所期間讀到印度佛教史家格里高利·叔本（Gregory Schopen）的一篇論文，內容提及「據其考證，雖然律典等傳世文獻說明古代印度的比丘沒有私人財產，但金石與考古材料卻證明，實際上古印度的出家人往往私財豐厚。」（頁五）之後，作者開始大量翻閱《考古》與《文物》等學刊，試圖以考古資料引證中國僧人也擁有私財的構想。期間一度想放棄此題材，偶然間讀到黃正文發表在《文物》上的文章，「主張中國椅子的起源應與佛教的流傳有關。」

（頁五）當時美國宗教學者科林·麥克丹奈（Colleen McDannell）出版《美國宗教中的物質文化》一書，啟發作者想為中國佛教撰寫類似的專書。直到後來研究塑

像、舍利子、橋梁等題材時，才正式將中國佛教與物質文化的關係連結起來。

本書的撰寫目的在於「希望將來西方學者寫中國通史時，除了提到佛教在思想、信仰以及儀式等方面的激盪外，也會多加一段筆墨，強調佛教曾影響中國的物質文化」，並且「提醒佛教史學者多留意佛教的流傳與物質文化間的關係。」（頁六）作者謙虛的表示此書主要為西方學者所寫，因內容對台灣讀者而言是平凡的常識，強調「研究應由宏觀的視角切入，討論佛教對中國物質文化的影響」，希冀引發讀者「思索宗教物品在自身的信仰與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。」（頁六）

## 貳、本書之內容觀點

本書架構分為四章，前有導言，後有結論，篇目簡潔，只用研究物品作為標題，第一章〈靈力〉分為舍利、造像二節，第二章〈象徵〉分為僧伽衣具、念珠和如意三節，第三章〈功德〉分成書籍、寺院和橋梁三節，第四章〈無心插柳〉，分為椅子、糖和茶三節。

在「導言」中，作者對於本書的主要觀點「物質文化」，提出大部分學者將物質文化定義為「與由個人或群體製造的可見有形的物品（諸如工具、衣物、屋舍

等）直接相關的所有資料」，既包括對物品的觀念，也包括與物品有關的行為。隨即又引用考古學家邁克爾對人造物品的定義為「製造、複製物品，或藉由人力形成物品整體或部分的現象」，認為此含義更為準確。（頁二十八—二十九）

其次，論述物品與宗教史時，指出佛教研究學者多迴避採用物質材料，當物品與文獻依據發生祇觸，則傾向於對物品作出扭曲的解釋，而不願承認物質對佛教信仰的重要性。再則理性分析，闡釋佛教材料時，「最大的危險則可能是接受物質和精神的二分法，在這種視角下佛教中的物品是墮落的標誌。」（頁三十九）最後，強調物質文化也是宗教的一部分，必須詳加探討其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，否則理解終究是片面、不完整，亦即佛教在懷疑感官享受和棄絕物質世界的態度總是無處不在，若能拋下眾多繁奧的教義和義理，轉頭看看佛教被實踐的方式，就可以發現物質在佛教中的重要性。

### 一、第一章〈靈力〉

原先第一章少了二十世紀出借舍利到緬甸等事項，這次繁體版補足了這一缺憾，讓作者十分滿意。「靈力」指神聖的力量，其來自佛教器物，即所謂的聖物；當

聖物被灌注超自然的力量，從而使神聖物彰顯出特殊性，引發人們的興趣。

作者在這一章由舍利、造像來談靈力，坦言「若沒有聖物收受這些供品，佛教供養的歷史在中國就會變得大不一樣，也可能根本就不會成功。……佛教徒在器物當中親歷了顯靈與神力。」（頁四十三）並提出檢視聖物的歷史時，要注意其社會背景，器物的本質，何以成為聖物的線索，聖物為什麼能成為供養、迷戀、尊崇的對象？

### （一）舍利

佛教為何崇奉舍利，源自佛陀涅槃的記載，佛陀在入滅前宣布供養祂的舍利將為信眾帶來功德，既能迴向，又可冥陽兩利，利益還能延續到來生。佛陀圓寂後留下的骨、齒舍利被分為八份，送往八個地區各自起塔供養，當舍利被安置在佛塔中，佛塔因而變得神聖。幾世紀後，阿育王重新將佛舍利收整，起八萬四千塔安放供養。

佛塔中除了佛舍利，高僧舍利也是重要的聖物來源，不只有火化留下的骨、齒、堅硬晶體舍利，有時還供奉完整的肉身舍利，像是六祖慧能大師的肉身舍利，現

仍安放在廣東韶關的南華禪寺。

而舍利的價值來自舍利的運用，作者認為「為了積累宗教功德乃至引出奇蹟，舍利被信徒們當作供養的對象頂禮膜拜。信徒間對舍利的爭奪，正反映出舍利被賦予的價值。」（頁五十八）除了佛教徒的尊崇提升舍利的價值，政治力的介入也是重大因素，隋文帝楊堅正是「中國歷史上首位大規模地把舍利納入其治略的皇帝。」（頁六十二）楊堅大一統之後三次分發佛舍利，下詔由僧人陪同舍利前往該地，並鼓勵當地人捐資供養佛塔。作者認為這個作法很聰明，「分發舍利的同時還標示了新帝對其治下人民福祉的關心，強調他不僅跟造就帝國日常事務的世俗力量關係密切，也與神聖力量緊密聯繫。」（頁六十三）

由於人們對舍利靈驗的信念普遍接受，就不難理解作為聖物仲裁者的皇帝，可以在政治上對舍利的運用操控自如。隨著舍利信仰的傳播，引發許多人士對其來源及靈力抱持懷疑，如中唐時韓愈就曾寫過著名的〈諫迎佛骨表〉，然其下場是被皇帝逐出了京城。柯嘉豪由此事件進而剖析代表舍利本身的「靈骨」及偽造的「影骨」帶來的影響，佛教對批評者的態度不以為意，以及佛教徒對供養舍利不變的虔誠。

## （二）造像

在造像這一節，作者主要的研究重點在於造像的神聖力量本質是什麼？其作用為何？造像又如何獲得這種力量？

造像在中國佛教的地位無可動搖，佛教始終與佛像有密切關係，事實上「中文文獻中常以『像教』指代佛教，造像從來都是中國佛教禮拜的核心」（頁七十九），對亞洲的物質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。此因一尊佛像在完成之後，會持續促進物質文化，舉例來說，對於多數信眾而言，造像是他們接觸佛教的主要方式，從長途朝聖或前往地方寺院的短程旅行所組成的團體，一起來到佛前頂禮參拜的過程，都是以造像為中心，成為物質文化的一部分。

此外，造像對於僧尼修行及在家居士都是必備的修行物品，例如在佛前懺悔，觀修佛像，都需要仰賴造像作為媒介。換言之，供佛出自敬意，並能獲得供養的利益。進一步來說，人們禮拜觀音像並非它象徵觀音，而是觀音就在像中。也就是說，人們相信佛教造像本身包含其所刻畫之神靈的威力。造像不是無生命的象徵物，而是展現了一種更高層次的真實。（頁八十二）

各種材質如陶土、石、木金、銅所鑄成的佛像，會

舉行「開光」的儀式為其加持，特別具啓示意義的是「開眼」的儀式，若沒有為塑像點睛完成轉變，便不算轉化成容納神靈的空間。「除了點睛，在造像中放置舍利是另一種為它灌注靈力的方法。」（頁八十九）在佛教文獻中，有記載造像只對虔誠信眾作出回應，有時會為了褒獎高僧成就而放光，也能療癒長跪祈求與出資修繕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如同舍利能夠感生奇蹟，特別是治癒疾病。

對於靈力，柯嘉豪提出小結，以為舍利和造像構成的物質世界含括元素紛繁，包括功德主、僧尼、匠人之間的合作，聖物公開展示，器物本身從朝聖經濟學到上位者操控聖物達成政治目的，以及人們對描繪神靈欲望的複雜心理動機，造像、舍利帶來源源不絕的吸引力與擾動人的心續的作用力。（未完待續）

## 電腦大廠華碩捐助慈濟採購疫苗

電腦大廠華碩於十一月十日公告，公司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且認同慈濟基金會「共善共行、齊心防疫」的善舉，捐贈慈濟基金會兩億元，用以資助購買疫苗供民眾施打，以期提高疫苗接種率，讓台灣能早日恢復健康生活及正常經濟活動。